

馬衡

捐
獻
卷

故宮博物院編
紫禁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衡 捐献卷 / 故宫博物院编; 王硕主编;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5.4

ISBN 7-80047-484-4

I. 马... II. ①故... ②王... III. 文物-中国-图集 IV. K87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3835 号

马衡 捐献卷

故宫博物院编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4号故宫博物院内)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1/8 字数 100千字 图版 301幅 印张 33.5

2005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80047-484-4/J · 226

定价: 50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馬衡
捐獻卷

故宮博物院 編

主 編 王 碩

副主編 屠學軍

撰稿人 (按姓氏筆劃排序)

丁 孟

王 碩

方 斌

盧 岩

葉其峰

許國平

李 滢

李福敏

何 林

張 麗

張林杰

金運昌

施安昌

賈紅荻

郭玉昆

郭玉海

董健麗

蔡 毅

馬

衡

捐獻卷



出版者言 故宫博物院数百万件藏品中，有数万件来自个人捐赠。捐赠品中一级文物达三百余件，其价值无可计量。近六百余位捐赠者将自己所藏所爱献给国家，献给公众，此等高风足以昭示中华民族之奉献精神，天下为公之人类境界。捐献中量大物重者，多为各界名流、学问大家，可谓有斯人，有斯文，有斯学，有斯德，方有斯行。故宫博物院自当恪尽妥为保护、不断展示之职责。值此建院八十周年之际，尤应庄重纪念这些捐献者。故陆续编辑出版《捐献铭记》及《捐献大家》系列，以记其功，以念其人，以彰其德；以慰其心其愿；以告世人。故宫博物院以此铭记捐献者，亦愿知者铭记，观者铭记，闻者铭记。

二零零五年四月

馬
衡

捐獻卷

故宮博物院編

紫禁城出版社





马衡（一八八一——一九五五年）
字叔平
号无咎
又号凡将斋主人
浙江鄞县人

总目

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

——纪念马衡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郑欣森 一一

马衡捐献文物精品目录

二八

马衡捐献文物精品

三三

青铜器

三四

碑帖拓片

四〇

铭刻

二〇

书画

四四

图书

五二

工艺品

九八

附录

二七

《凡将斋金石丛稿》序

郭沫若 二一九

马衡先生传

傅振伦 二二一

缅怀先父马衡

马文冲 二二九

我记忆中的马衡院长

朱家潘 二四九

《凡将斋印存》序

朱家潘 二五六

追思凡将斋

施安昌 二五七

编后记

王 硕 二六四

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

——纪念马衡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故宫博物院 院长
郑欣森

二〇〇五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八十周年，也是马衡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从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直至一九五二年调离，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服务了二十七年，其中十九年担任院长之职。这十九年中，又多值战争年代，烽烟遍地，故宫文物南迁、西运，以及新旧政权的交替等。马衡先生终生以保护故宫文物为职志，他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劳苦与功绩，永载青史。他又是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大师，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注一）此乃人生之『三不朽』。人生在世求之其一已属不易，而马衡先生在德行、功业、著书立说三个方面都有所『立』，都令我们永远感念。

一

故宫博物院的建立，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又一胜利，也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上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马衡先生积极参加博物院的筹建工作，并为捍卫和保存这个新生的博物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在他担任古物馆负责人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九二四年九月，爱国将领冯玉祥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为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临时执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李煜瀛为委员长，决定延揽学者专家，点查古物，筹办博物院，以为学术公开张本。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的马衡先生，被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为顾问，参加点查清宫物品工作。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清室善后委员会顶着段祺瑞执政府要求停止点查的命令而执行乾清宫点查，这是该会第一次实施故宫文物清理。档案中保存的这一天的点查组名单中马衡先生赫然在列，而后几乎天天到会入组。故宫博物院一九

二五年十月十日成立，业务部门分古物、图书两馆，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马衡与张继任副馆长。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设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第一任理事会设理事九人，李煜瀛为理事长，马衡与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沈兼士、袁同礼等为理事。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干扰，时局的动荡，加上经费的困绌，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保存故宫博物院，包括马衡在内的院内外进步人士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努力。一九二八年六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南京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氏「为国务所羁，不能亲来」，便电派在北平的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肖瑜、吴瀛五人为代表，接管了故宫博物院。

国民政府接管后的故宫博物院，渴望各项工作走向正常发展，国府委员经亨颐却认为故宫文物为逆产，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而国民政府竟通过了经的这一荒唐提案。故宫博物院的同仁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震惊和气愤，决定分头筹划对策。北平方面，由代表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的马衡等五人于七月八日拟写了传单，将故宫博物院创建经过，建院的必要性及经亨颐提案之不当等情况，陈述于国人面前，并于七月九日借招待北平及各地来平的军政要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邵力子、李济深、吴稚晖、张群等到院参观之机，将传单发给他们，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传单中说：「无论故宫文物为我国数千年历史所遗，万不能与逆产等量齐观。万一所议实行，则我国数千年文物，不散于军阀横恣之手，而丧于我国政府光复故物之后，不幸使反动分子、清室余孽、当时横加非议者，今乃振振有辞；同人等声誉辛苦，固不足惜，我国政府其何以自解于天下后世？拟请讯电主持，保全故宫博物院原案，不胜万幸！」（注二）在南京的张继呈文批驳经的谬论，易培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坚持建立故宫博物院的必要性，这样共同努力，经的提案遂被否决，决定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原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二月，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业务部门为古物、图书、文献三馆，易兼任古物馆馆长，马衡任副馆长。国民政府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组织条例》，理事会为院中事务最高监督机构，并任命了第一届三十七名包括党、政、军、文化、宗教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理事会理事，马衡名列其中。

由此可见，在马衡先生接任院长之前，就一直是博物院的中坚，在一些重大事件和院务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数年间，他具体负责的古物馆的工作，更是有声有色。古物馆虽先后俱是易培基任馆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江庸还任

过馆长，但主要担子还是落在马衡的身上。古物馆实际上是宫廷珍宝库，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惊人。马衡先生对古物馆内机构的设置、业务的划分都有周密的考虑。依文物性质，馆内又设立了书画（书画碑帖）、金石（铜器、玉器、石器等各种文具）、陶瓷（瓷器、珐琅器、玻璃料器等）、织绣（织绣品及其材料）、雕嵌（雕刻或雕嵌之牙骨竹木漆器等）、杂品等六个部，主要业务为登录、编撰、流传、展览、典藏、装潢等方面。马衡先生又亲自拟写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对本馆九课分掌事务作了详细规定。（注三）古物馆同仁积极布置陈列展览及进行文物整理、传拓、刊印等工作，成绩显著，后又装箱南运文物，尽职尽责，马衡先生在其中不仅发挥了熟悉古物的业务优势，而且展现了善于组织管理的卓越才能以及细致、缜密、务实的作风：

一，陈列展览。在各界人士捐资支持下，古物馆在内东路、内西路各宫，次第成立各专门陈列室。一九三二年已达二十六处。其中主要有：钟粹宫前殿的『宋元明书画专门陈列』，后殿的『扇画、成扇专门陈列』；景阳宫前后殿的『宋元明瓷器专门陈列』；承乾宫的『清瓷专门陈列』；景仁宫前殿的『古铜器专门陈列』；斋宫前殿的『玉器专门陈列』；咸福宫的『乾隆珍赏物陈列』等等。此外，还保持、充实、改善建院初期，在中路乾清门至坤宁门四周廊庑开辟的象牙、玛瑙、珐琅、景泰蓝、雕漆、如意、文具等工艺美术类文物的专题专项陈列。这些展览吸引了众多游客，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古物的继续清点和整理。这是故宫博物院当时的一项重要业务的工作。对于点查完竣的宫殿与文物，除有历史意义的宫殿保留原有格局外，凡与朝廷典制无关或不甚重要的配殿，均予整理装修，辟为文物陈列室。原贮藏其间的文物，则进行集中，再分类整理。古物馆的工作量最大。例如提取乾清宫瓷铜玉器、慈宁宫牙骨器、斋宫等处书画、养心殿珐琅器、端凝殿古月轩瓷器等到古物馆，分类登记、整理，移送库房收贮。同时还开始了文物审查与鉴定工作。聘请专家学者担任专门委员，从事鉴定，主要鉴别文物名称与材质、考订文物时代、判别文物真伪。古物馆成立了铜器、瓷器、书画三个审查委员会，马衡亲自主持铜器审查。这是对院藏文物的第一次审查鉴定，也是文物保管工作进一步深入的开端。经过审查鉴定的文物，虽只有一小部分，但贡献是很大的，后来文物南迁，运走的主要是当时审定过的精品。为了保护文物，古物馆一九三一年设立了裱画室，对受损的书画进行修裱抢救，并制订了二十条《书画装裱规则》；对损坏的存放文物的木座、木匣，也先后雇用工匠来院修理或修补。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为文物的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古物的传拓刊印。古物馆创立之初便设立了流传课，制定了一套较完备的传拓各种铜器的细则和钤拓古印的规划，对于物品的提送保管、材料纸墨的收发注销、拓工工作的监视以及出品拓片的印鉴登记等一切手续，都有严格的规定。凡是经过审定有价值的古器物文字，均付传拓，以资研究流传。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传拓达上百种，包括散氏盘、嘉量及宗周钟等。还把秦汉铜印一千余方的『金薤留珍』钤成印谱出售，由马衡等四人负责钤盖工作。为了刊印书画铜瓷等古物，古物馆一九二八年初就创设照相室，改建玻璃室、暗室，为古器物摄影。出版了多种专辑图录，仅《故宫书画集》就出了四十七期。这些古器物的传拓刊印，不仅使宫廷珍宝更多地为世人所了解，同时也为解决博物院的经费困难作了一定的贡献。（注四）

四，古物馆重要文物装箱南运。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鉴于时局不断恶化，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国民政府同意，将院藏文物中的精品南迁。图书、文献、古物三馆，装箱难度大不相同，最难的是古物馆。装得不好，文物就容易破碎，例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极大如缸；又如铜器，看起来似乎坚硬，可是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注五）在马衡先生领导下，古物馆的同仁积极想办法，虚心学习求教，终于一一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包装质量，并按时完成了任务。集中装箱的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数量也最多，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共计二千六百三十一箱，六万三千七百三十五件，其中仅瓷器就达一千七百四十六箱，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件。对石鼓的装运，更是渗透了马衡先生的心血。石鼓是人人都知道的国宝，原存于国子监，由故宫博物院代运。十个石鼓，每个重约一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已分离，稍有不慎，石皮就会落下来。马衡先生负责石鼓的迁运，并认真研究装运的办法。他在《跋北宋石鼓文》中记了这件事：『余鉴于此种情状，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纵使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桌绳，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都没有新的损伤。（注六）文物南迁分五批进行，第二批迁运由马衡先生押运。